

第一次完全依照台湾

原版重排

纠正诸多流行版本讹误，

独具版本优势

林海音 著

城南旧事

•附《窃读记》等美文五篇

- 独家收录著名作家齐邦媛
 导读《超越悲欢的童年》
- 精美插图，更增意趣



林海音著

城南往事

插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南旧事：插图本 / 林海音著；高荣生，高畅插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259-3

I. ①城… II. ①林… ②高… ③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6705 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59-3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五岁时初到北京的小英子
(1923)



· 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先生
(1923)



· 林海音的母亲黃爱珍女士
(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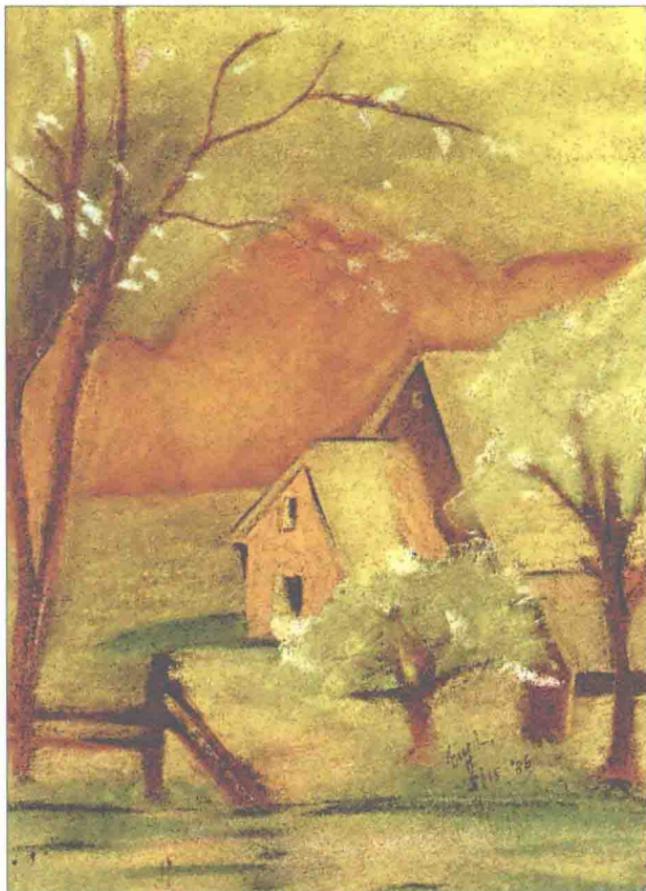
· 沉思着的林海音

英子的心

英子的心還是七十二年前的那顆心。
把家人和朋友緊緊地揪在心上，到老不變。

林海音
一九九五年兒童節
在台北寫的

· 七十七岁时，林海音写给小朋友的话



· 林海音的画

出版说明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由光启出版社初版于1960年。1970年林海音所办的纯文学出版社收回自印，1983年重排。本书即以1983年重排本为文字底本，仅更正个别讹误；另收入作者思念老北京的美文五篇，并特邀著名插图家及书籍装帧艺术家高荣生先生及高畅女士，父女联手，绘制插图十幅，加上原“重排本”作者序言和著名作家、台湾大学外文系齐邦媛教授所写序言，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5年9月

谨以此书献给

先母林黄爱珍女士

——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

中国的母亲

目 录

冬阳 童年 骆驼队	1
惠安馆	4
我们看海去	76
兰姨娘	109
驴打滚儿	135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55
后记	164

苦念北平	171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176
在胡同里长大	180
窃读记	185
童心愚喙	
——回忆写《城南旧事》	192
《城南旧事》重排前言	195
超越悲欢的童年	齐邦媛 198

冬阳 童年 骆驼队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的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空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

上。我看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的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的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

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的想，慢慢的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一九六〇年十月

惠 安 馆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的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